

陈琼玉长老于 1971 年 3 月 7 日中选执事，
1981 年 4 月 5 日中选长老，
1991 年 4 月 14 日荣休。
2012 年 3 月 15 日安息主怀

因祂有说不尽的恩赐

〔一〕我到新加坡来

先父是传道人，当他四十岁的时候就去世了，留下了妈妈和我们十个兄弟姐妹，乡下人都是务农的，做生意的很少，他们都很穷苦。那时候传福音的工作，人才和经济都是由西差会供应的，先父一生传道的工场是在南安县的千金庙和大宇，以及安溪县的湖头。父亲死后我们便悲悲惨惨地从湖头搬回到大宇来。大宇一方面是父亲以前工作的地方，另一方面是妈妈的娘家，地方熟悉，人情也好，当时大宇礼拜堂也没有传道师，因此我们就住在大宇礼拜堂了，一直到好几年后才搬回故乡东田桥。

我是一九三四年毕业于泉州培英高中，第二年父亲就死了！在家中我是大姊，自然要负起家庭的担子。毕业后我在母校小学服务三年，但是每月区区贰拾元怎能养家呢？於是我就想出国谋生，那时除了表姐洪腓宝和她的弟弟洪中立牙医在新加坡外没有别的亲戚朋友。

有一次安礼逊牧师从新加坡回泉州去巡视他所创办的培元中小学，我和妈妈就去请求安牧师为我寻找职业，虽然父亲也读过培元中学，但是安牧师的学生那样多，怎能记得他呢！可是当我们请求安牧师时，他却一口答应。记得他向我妈说：“有许多人请求我代他找职业，但你这个家是需要帮助的，我必尽力而为。”那时光洋学校只有小学，校长是张清宝女士（泉州培英校友）光洋小学是她的丈夫设立的，她丈夫死后，她继任为校长，安牧师回新加坡后即到光洋学校去找她，道明来意后，她就立刻答应了。安牧师离开泉州两星期后，我就接到电报，电报是这样写着：“七月八日”我知道这就是上课的时间了，所以六月廿四日学校假期；我没有回家去，我妈从乡下到泉州送我到厦门。但是我一个人怎样到新加坡呢？那时没有飞机，要坐七天的轮船才能到达，路途这样遥远，我只有向主倾诉一切困难，求神开路。

安牧师帮人帮到底，在他还没有离开泉州以前就送给我叁拾元作旅费，而且为我找一个旅伴，她就是我的同班同学史珠贵女士，她带着两个幼小的女儿要到新加坡去找她的丈夫林兴基先生。感谢神为我预备。现在我的职业，旅费，旅伴一切都有了。我在一九三七年七月一日就到了新加坡。

到了新加坡，我就在表姐家住了三天，然后到光洋学校去了，神就这样安排的：父亲信主是由张清宝校长的爸爸带领的，因为张老先生是故乡的传道师，是他送我父亲去泉州读书的。而我竟是张清宝校长下的教员，这不是巧合是带领。

本来学校没有一定要负责教员的食宿，不过因为我是单身女子，又离乡背井，就容我住在学校里，我也觉得住在学校里既安全又省钱，张校长也就等於我的监护人。在新加坡我每月除了自己的生活费外，悉数将余款汇回家。以赛亚四十一章十节：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

〔二〕我的家（婚姻、儿女、房屋）

家父去世后还不到两年，神藉着安礼逊牧师的手带领我到新加坡了。吴伯萱是因战乱不能回到泉州任教，而由香港转到新加坡来，他是一九三八年七月二日到新加坡的，我比他早来整整一年，在中国我们同在一个教会的诗班服事主，彼此都不知道要到新加坡来，直到见面的那一天，才知道他也来了，过去我们各自在教会学校读书，同在一个教会服事主心，对于彼此的身世，家庭背景，大家都了如指掌，互相信任，於是我们开始交往了。一九四〇年三月十六日我俩结婚了，神一连赐给我

六个儿女（三男三女）。在战争还没有爆发以前，政府配给我一间组屋，是在中峇鲁齐贤街，神的恩典如福雨淋下。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灾难又临到我家了，一九六五年六月卅日伯萱因心脏病而离开人世，那时大女儿友欣已出嫁了，是个家庭主妇。友元、友亨、友莉这三人就读医科大学，友增、友昭读中学。当儿女们最需要栽培的时候他却先走了。但神从不撇下我们，祂亲自作我们的父牧养我们，看顾我们。我心里也不断地安慰自己，神既祝福了我的母家，也必定祝福我的家。

我的大儿子中学毕业后就到澳洲墨尔本升学，当他修完医科大学三年级回家渡假时，伯萱心脏病发作。几年来他没有好好地检查身体，每次饭后就觉得不舒服，他一直以为是胃病，最后中央医院检查出来一心脏胀大，无力。友元要求再到墨尔本去继续学程，我坦白地告诉他，父亲心脏病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好的，万一他有什么不测，我是没有办法支持的！他是孝顺的儿子，听从我的话就留在本坡就读，但是这里的大学不喜欢插班生，须待半年考试及格后才能承认为正式生，这一次神也赐恩给我们。

神所赐给我们的房屋正适合我们的需要，那时医科大学就在我家的对面，隔着一片草地，走路五分钟就到了，连午餐也可以回家吃，比任何人读大学都省钱又方便。伯萱在世的时候，政府已答应给我们一份的助学金，伯萱去世后，我们再申请到一份，这样三个读医科的儿女，两个得到助学金，所领到的助学金够他们三个交学费，这样我只要准备买书钱和零用钱就够了，神为我们所安排的都是美好的。

邱新民校长是伯萱的同学和挚友，我们两家时常有来往，他对我家的情形最清楚了，他们夫妇很看重子女的教育，他知道我们儿女多，假如个个进大学那是没有办法的；但他们一直鼓励我们尽量让儿女升学，经济方面他乐意帮助，伯萱去世后他继续帮助我。这种『雪中送炭』的友情我和儿女们都不会忘记的。

伯萱离开我们后，我拿到一笔公积金八千多元（因为当时的公积金只有5%，且实行这个制度不久。）数目虽然小，但对我们却很有用处。（可以补贴家费）。我心中默默地向神求恩与许愿：只要我的儿女顺利完成学业，这笔款项我必要全数奉献。感谢主听我的祷告，使我的儿女顺利完成学业，也使我在禧年堂建堂的时候有机会还我许的愿。

现在我的儿女都成家立业了，五个已结婚各自生儿育女了，只剩下小女儿陪着我，我仍旧住在中峇鲁，因为这间屋子是神为我预备的，我很珍惜它。友欣的长子已大学毕业了……我共有十一个孙子，神的应许不落空：『“爱我守诫命的，我心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

我们是蒙福的，因我们的先祖都是神所选召的。伯萱的父亲是吴景星牧师，祖父是吴封睿牧师，他们热心事主，主的恩典临到他们的儿孙身上。

如今我已年老了，但是身体还好，这些年来得着儿女的孝顺，使我无忧无虑的生活，神所赐给我的超过我所求所想的，祂使我福杯满溢，祂使我安享晚年。

感谢主！因祂有说不尽的恩赐。

刊登于“我的见证”禧年堂会友见证集（一）（1990-8-15）